

第七回 刻骨鏤心無暇鹿鳴先報喜 憐才注意忽聞有女且停驂

詞云：

相成約，秋風且喜升鵬躍。升騰躍，杏花有待，報知閨閣。

無端嗅味山谿壑，離巢又作青冥鶴。青冥鶴，默觀舉動，算無虛著。

右調《憶秦娥》

話說司空約自躲在趙媽媽家窺見了趙如子之美貌美才，便歡喜無盡，一心一意，竟專注在他身上。到後來，又查出和《求美》的詩人恰正是他，更歡喜不勝，以為婚姻有望。趙媽媽勸他持重，不要露象，恐被如子看輕，故辭了回寓。住過夜。次日起個早，竟回郡城。一路上思量道：「我父親因他題《鶯求友》詩題得妙，認他是趙白男人，故留他宿了。他因留宿，方和我的《求美》詩。既是一人，為何不落趙白之款而寫如子之名？細細想來，這趙如子二字是他女子真名；和我《求美》之詩，要以美自顯，故不寫假名；恐為後日婚姻之一玷，故趙白之人再四求之而不得。而今日偷窺，已與如子覲面矣，由此再思，而男女真假已了然明白，故回復父親的那首七言絕句還以為是為妹子，孰知他『堅持淑女身』。『金榜標郎姓字』。皆是和了《求美》詩為我而言也。」想到此處，滿心歡喜，以為這段婚姻，大有指望。因又想到：「我看他一個千古的佳人與絕世的才調，莫說他諄諄以金榜相期，就是他無此意，我一個青年才子，若不戴個烏紗，著件金紫，也沒本事到他家去娶。」因思想的快活，欣欣策馬，未晚就到了家。因回復父親道：「前日父親所說的那趙白，孩兒細訪，原來不是個男人，卻是個女子假充了出來，要賣才遊戲，故訪來訪去，再訪不著。」司空學士聽了，又驚又喜道：「原來是個女子！我就疑男子中那裡有這樣美貌者，故我叫小紅彈琵琶奉他酒，他雖題詩贊美，卻不十分注意。就是我議及婚姻，他口雖含糊答應，卻只苦苦辭歸。及至問起小紅所彈之詞是你做的，又聞知你青年多才，就要討詩文看。因我說你書房中有，他方才肯留宿，故次日即去。原來是個女子！細細想其行藏，毫無疑矣。但他留別之詩為何又叫你妹子堅持淑女身，侍郎登金榜？」司空約道：「這不是說妹子，是孩兒有一首《求美》詩，他屬和了，大有許可之意，故回復父親之詩。『淑女身』是隱隱自指，『金榜題名』是脫脫勸孩兒也。」司空學士聽了大笑，大喜道：「原來有這些曲折。他既是女子，則妹子之婚責備他不得了，他既有意和你的詩，此乃美事，我兒當努力功名，速成其事，萬萬不可遲了。」司空約見父親許了，滿心歡喜，因而辭出。正是：

才之求美美求才，都在心窩擺不開。

一旦訪來消息好，這回須不要安排。

司空約自此留心功名，且按下不題。卻說趙如子題詩歸去之後，過不到晚，趙媽媽自打發了司空約出門，便拿著他的那一首詩來見如子。先將他許多驚喜歎服之言說了。又將他求婚，回他許了人家，及細問和詩，方知兩人正是一人，婚姻有在，故喜而去，努力功名，以為婚姻之地；自不放心，臨去又題了一詩，以寓懇求之意。說罷，因袖中取出付與如子。如子細細看了，見其詩語質樸，不用一痕脂粉而別弄天姿，風流絕世，因對趙伯娘說道：「斯人有才若此，姪女不嫁，更嫁何人？但不知上苑春風，終可能吹到此？」趙伯娘道：「賢姪女這到不消慮得，我看他一去奮發功名之念，皆為姪女婚姻而起，那裡更去別想。」說罷去了。正是：

愁來無處覓，喜得又生疑。

除見良人久，皆為輾轉時。

過不多時，已值秋闈之期。司空約努力向前，三場得意，早高高中了第二名經魁。榜才掛出，報才到了，他且不去吃鹿鳴宴，忙叫家人去買了三尺紅綾來，他題詩一首於上道：

有餘不盡感春思，先扳秋風第一枝。

若問許多驚喜意，請都留待杏花時。

寫完封好，叫前日跟去認得趙家的那個家人連夜送將去，又另封了十兩銀子，作一封，並送與趙老親娘，然後方去料理他中舉的正事。這個家人領了主人之命，那裡敢停留一刻，便只檢近路走去。不四五日，早趕到趙家坳。

此時八月盡間，趙如子以為，秋闈的得失正在此時，城東這一帶又絕無一個讀書人家，就是城中報了，也無人報到此深山家來，又無親切處，怎好叫人去打聽，未免心中懷悶。趙伯娘見他鬱鬱，又近重陽，因接他到家來消遣。這日，如子才進到房中坐下，忽外面司空家人早送到銀、信。趙伯娘忙出來相見。接了銀、信。細細問他，方知司空約已中了第二名經魁。就以伙食款待，留他住下，忙忙入內報知了如子。如子忙將信拆開一看，那裡是信，卻是一首報喜之詩，讀完了，見他注意諄諄，不勝之喜。欲要和他一首，又思量道：「兩心雖愛慕相通，卻俱在冥冥悄悄，只好暗會，那敢明宣。就是他今日報喜，無非報與伯娘，以寓其意，我若和詩，便非閨人之體。」因而忍住，聽伯娘收拾銀子，自打發他去。臨去時，伯娘只說道：「拜上相公，多謝厚儀，相公恭喜，尚未及賀，我老身又不曉得寫回字，可對相公說，這邊的心事都在我身上，只要相公春風得意，也要象今日早早通個信來，便見他始終不忘，貴賤不棄的高義了。」家人應允而去。

回到郡城衙裡，此時主人尚未曾回。老家主學士問道：「你為何先回？」家人道：「小的是大相公差往趙家坳趙家去報喜，故此順便回來。」學士聽了，不禁大笑道：「好個癡兒子，才中了，連家裡也不說一聲，轉差人先到趙家去報喜，可笑之極。」笑了一笑，因又想到：「這女子如果是趙白，卻也怪他不得了。待他回家時，到不如我替他做成了罷，免得他去赴春闈要記掛掛。」算計定了。等了半月有餘，司空約方才事畢回家。回家又忙了半月有餘，方才稍暇。學士因對他說道：「人生於世，凡事皆當聽命，唯婚姻之事，要在盡力圖之。你今苦志讀書，功名前半已經到手，後半自然要去努力，不消我為你用力了。至於婚姻間，你各處訪問，並無一人，今既訪著趙白是女子，又與你唱和中暗相許可，這是婚姻之最美的了。彼時就該行聘，因你還是一個白面書生，未有寸進，恐不足動他愛敬之心，故因循下來。今幸你高登秋榜，已露頭角，我何不為你托顯達能人行厚聘去定這趙白。雖才甚美，卻生身村野，今見你新貴去求，我想再無不從之理。聘定既妥，使你無憂無慮，安心進京去春闈鏖戰。便白戰勝，倘模糊而去，單憑兩首唱和之詩，執以為據，此去快亦半年，半年之中，倘有一變，虛渺難爭，豈不誤事。你以為如何？」司空約道：「這女子，孩兒細細訪得，是趙白。」學士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司空約道：「這女子，孩兒細細訪得，是趙白。」

是個美人中之君子，故自恃才美，只要求人才美，入他之意。又性定情一，始之所注，即終之所存，其餘浮豔，似乎動他不得。況他前次回復大人之詩已有『兩榜若標郎姓字』之句，孩兒今番自期之詩又有『少待烏紗御不遲』之句，今才一榜，尚未帶烏紗，若慌慌張張就去行聘，未免要為美人所笑。笑還猶可，只恐他道孩兒不是個大受之人。轉了一念，便無及矣。望大人姑且置之，且看孩兒春闈之際遇何如？若復僥倖烏紗請命，恐他也不能轉口。倘或失利，那時再求大人挽回。方不差訛。」學士道：「我所憂者，蜂蝶顛狂，恐花不能自主。你既拿得穩，只得聽你，說過也就罷了。」不期司空約既中之後，知他未娶，求親的一發多了。司空約初還緩頰而辭，到後來被人苦纏不過，便不免厲語而辭；再纏之不已，竟至出惡言毒語以拒絕之。誰知來求之媒既已受人之托，不敢生怒心，又以為成全婚姻美事，任你惡言毒語，他俱不放在心上，只是來纏。司空約被纏不過，想出主意來，凡來求親，競斬截截一口回他聘定過了。媒人問他是那一家，司空約道：「下是顯達人家，是鄉村小戶，說來也不知，你問他做甚？」雖回去了一半，卻還有許多朝夕間來瑣瑣，司空約無耐，只得拜別了父母，竟擇吉日，早早的走進京去赴春試了。正是：

求美唯愁不足觀，誰知辭配也煩難。

托名只道推開去，不道其中起禍端。

司空約被纏不過，只得借已曾聘定之名，脫身進京而去，且按下不題。不料因辭婚言語唐突，觸怒了一個鄉紳，姓沙名鵠。雖是一個舉人鄉官，卻曾做過一任御史，故此在府縣也還行得通。因有一女，聞得司空約已中秋魁，便思量要將女兒嫁他，再三央人來說，司空約只是不允，到後來又回說已曾聘定。沙御史見二三其說，不肯深信，司空約雖已進京去了，他還放心不下，暗暗差人出來，在司空約學士家前後細細打聽。不期跟司空約到趙家劫去的家人童子仍跟了司空約進京去了，學士在家的家人卻無一人知道，故以御史家人來訪問，俱訪問不出。只有才中了就差家人到趙家去報喜，因學士笑了一番，故傳得家人盡都知道，遂被沙家訪去，報與御史。御史因想道：「他既報喜到鄉間，比不得城中，一個新貴女婿，自然要驚天動地，而轉到是鄉間去訪，容易得知。」遂叫了兩三個能事家人，分頭到趙家劫去訪。不期趙家報喜之事唯趙媽媽與如子得知，其餘人家，那裡曉得些影兒，故沙御史家人訪來訪去，並無消息。這一日，忽一個家人看見趙媽媽立在門前，因閒話說起道：「一個女兒招女婿，女婿又中了新科舉人，又曾差人來報過喜，也要算做一件興頭、為人羨慕之事；又有地方是趙家劫，又有姓名是趙家。不知為甚村前訪到村後只訪不出。」趙媽媽因在旁插嘴說道：「這趙家劫地方寬廣，東一灣，西一曲，那裡得一時便能訪遍。況鄉下人老實的多，那裡管這些閒事。你們城中人，既然明白，何不竟到這新中的新舉人家去一問，便自然知道，為甚沒頭沒腦的只管在此瞎撞？」那家人聽了，不覺將笑起來道：「承指教這個訪法，難道我們就不知道。但我們的訪法利於暗不利於明，故情願在此瞎撞。撞來撞去，少不得要撞出個頭來。我們訪不出著落，地方也要訪出來；地方訪不出，叫縣官行牌也要查出來。愁他怎的。」趙媽媽透出他的大意來，便不多言。慢慢的走開，取個巧暗暗將此事報知如子。如子因說道：「此無他。不過是因己之婚姻不遂，亦欲將人之婚姻打破。但我之婚姻尚有影無形之際，故他不得不在此捕風捉雲而逞其精神也。說便如此說，但惡人之為害最不可知，避之宜早，去之宜遠。況司空此去，急急榮歸也須明年春夏之交，我孤處於此，未免要擾波及。況我男妝又慣，何不仍改做一個儒生，也去觀觀上國之光，一來遠禍，二來也可體察體察司空之舉動，不知伯娘以為何如？」趙媽媽道：「好是好，但慮你閨中弱質，恐受不得遠路風霜，卻將奈何？」如子笑道：「女子要煉成男子的氣骨，那裡怕得風霜！」如子算計定了，遂在家打點收拾出門不題。正是：

咆哮四境奸人計，靜女機關只寸思。

流水行雲拿不住，冥冥悄悄許誰知。

卻說司空約自謝絕了這些求婚之人，脫身北上，以為春闈若是得意，則婚姻也有可望，於是一路並無他想，欣然前進。一日行到曲阜縣地方，驟轎就要抬了過去，司空約道：「聖人宮牆咫尺，安可不瞻謁而竟行。」因檢個大歇店住下，齋戒沐浴了，到次日起個清晨，備了香燭，步行去瞻禮。瞻禮過，方走出廟門來，只見齊齊整整的兩個老人家，手裡拿著紅帖子，從旁斜迎著，當面走了前來，叫一聲：「司空相公，老僕有一事要稟上相公，求相公少停王趾。」司空約突然看見，摸不著頭路。欲要揮斥他，卻又見兩老僕諄諄醇醇，不好輕發。輕立住腳，怡怡然回他：「你是誰家？有何話說？」那老僕方朗朗說道：「老僕乃中極殿趙大學士家的家人。因學士老爺在日勤勞，歿於王事，不曾生得子嗣，唯生得一位千金小姐。虧夫人撫養，至今已是一十七歲。不幸前年夫人又歿了，家中事體唯小姐一人支持。幸得小姐才能出之天性，府中之事治得井井有條。又且恩威並濟，府中內外大小，無一人不感其德而畏其威。這還說是粗事，就是女紅精美絕倫，也還不足為奇，唯有詩書筆墨之事真不可解：在五七歲時，老爺在家常指點提撥他一二；後來老爺羈身輪閣，我家這位小姐又無師，又無友，只因聰明出之天性，又加朝觀夕覽，競讀成個佳人中之才子，往往題詩候問老爺，老爺都被他驚倒。如今年已及笄，求親的絡繹不絕。他如今上無父母，中鮮兄弟，都要在他自家主張，故凡來求親者，他也不回允，只請他來隔簾坐下，出詩題考試。做不出與做的不美的，自然自家含羞受辱而去，不敢開口。因此曲阜一縣，不論在城在野，再無一人敢來求婚矣。人雖不敢來求，然小姐的婚姻卻尚無著落，故小姐又想，一縣之人才有限，而天下之人才無窮，故著老僕們在外打聽，若有青年才子，或求職仕，或上公車，或好學出遊，或報恩思省，倘花生彩筆，不畏留題，毫吐珠璣，敢於爭座，故小姐有名帖在此，請去隔簾一會，以逐詩場之鹿。若匆匆道路，逐逐風塵，只知金穴之榮，不識香奩之味，便請及早揮鞭，不能久留投轄。」老僕說完了許多話，便將手中的名帖送上與司空約看。司空約接了一看，見上面寫的是「中極殿趙大學士遺女趙宛子拜求詩教」十六個大字。司空約看了，又驚又喜，因暗想道：「論起來，我之婚姻既已定於列眉村之和詩，則今日之事，竟行可矣，不當又去纏擾。但一南一北，忽同一趙姓，而如子、宛子又恍若聯枝，則此中天意，殊覺甚奇。況他又謙有禮，全非喧嘩之求，何不隨招一往，觀其動靜？若果秀髮香奩，靈留彤管，豈下又添閨閣中一番佳話。倘涉迂談，笑而謝之，亦未為不可也。」算計定了，因對兩家人道：「原來趙小姐才美若此，又殷殷下求若此，本該趨侍簾前，遙聞珠玉，但恐潭潭相府，過路書生焉敢登金屋窺仙。而白面微詞，難於上瀆。」老人家道：「這個不妨，趙府小姐題詩選婿之事，府縣皆知，行之已久，相公但請放心，不須過慮。」司空約道：「既如此說，登堂求教可也。但此時太早，恐妝鏡未完，過於催促，期於傍晚來謁何如？」兩個老人家一個先回去報，這一個便隨了司空約到下處去等候。只固這去，有分教：較才論美，是一是兩；辭婚求聘，愈出愈奇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